阅读

第612期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江南的冬景

□ 郁达夫

凡在北国过过冬天的人，总都道围炉煮茗，或吃煊羊肉、剥花生米、饮白干的滋味。而有地炉、暖炕等设备的人家，不管它门外面是雪深几尺，或风大若雷，而躲在屋里过活的两三个月的生活，却是一年之中最有劲的一段蛰居异境；老年人不必说，就是顶喜欢活动的小孩子们，总也是个个在怀恋的，因为当这中间，有的萝卜，雅儿梨等水果的闲食，还有大年夜，正月初一元宵等热闹的节期。

但在江南，可又不同；冬至过后，大江以南的树叶，也不至于脱尽。寒风—西北风间或吹来，至多也不过冷了一日两日。到得灰云扫尽，落叶满街，晨霜白得像黑女脸上的脂粉似的。清早，太阳一上屋檐，鸟雀便又在吱叫，泥地里便又放出水蒸气来，老翁小孩就又可以上门前的隙地里去坐着曝背谈天，营屋外的生涯了；这一种江南的冬景，岂不也可爱得很么？

我生长在江南，儿时所受的江南冬日的印象，铭刻特深；虽则渐入中年，又爱上了晚秋，以为秋天正是读读书，写写字的人的最惠节季，但对于江南的冬景，总觉得是可以抵得过北方夏夜的一种特殊情调，说得摩登些，便是一种明朗的情调。

江南的地质丰腴而润泽，所以含得住热气，养得住植物；因而长江一带，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，红时也有时候会保持住三个月以上的生命。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，则红叶落后，还有雪白的桕子着在枝头，一点一丛，用照相机照将出来，可以乱梅花之真。草色顶多成了赭色，根边总带点绿意，非但野火烧不尽，就是寒风也吹不倒的。若遇到风和日暖的午后，你一个人肯上冬郊去走走，则青天碧落之下，你不但感不到岁时的肃杀，并且还可以饱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里的生气；“若是冬天来了，春天也总马上会来”的诗人的名句，只有在江南的山野里，最容易体会得出。

说起了寒郊的散步，实在是江南的冬日，所给与江南居住者的一种特异的恩惠；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生长的人，是终他的一生，也决不会有享受这一种清福的机会的。我不知道德国的冬天，比起我们江浙来如何，但从许多作家的喜欢以Spaziergang一字来做他们的创造题目的一点看来，大约是德国南部地方，四季的变迁，总也和我们的江南差仿不多。譬如说十九世纪的那位乡土诗人洛在格（Peter Rosegger，1843—1918）罢，他用这一个“散步”做题目的文章尤其写得多，而所写的情形，却又是大半可以拿到中国江浙的山区地方来适用的。

江南河港交流，且又地滨大海，湖沼特多，故空气里时含水分；到得冬天，不时也会下着微雨，而这微雨寒村里的冬霖景象，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。你试想想，秋收过后，河流边三五家人家会聚在一道的一个小村子里，门对长桥，窗临远阜，这中间又多是树枝槎垭的杂木树林；在这一幅冬日农村的图上，再洒上一层细得同粉也似的白雨，加上一层淡得几不成墨的背景，你说还够不够悠闲？若再要点景致进去，则门前可以泊一只乌篷小船，茅屋里可以添几个喧哗的酒客，天垂暮了，还可以加一味红黄，在茅屋窗中画上一圈暗示着灯光的月晕。人到了这一个境界，自然会得胸襟洒脱起来，终至于得失俱亡，死生不问了；我们总该还记得唐朝那位诗人做的“暮雨潇潇江上村”的一首绝句罢？诗人到此，连对绿林豪客都客气起来了，这不是江南冬景的迷人又是什么？

一提到雨，也就必然的要想到雪：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自然是江南日暮的雪景。“寒沙梅影路，微雪酒香村”，则雪月梅的冬宵三友，会合在一道，在调戏酒姑娘了。“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”，是江南雪夜，更深人静后的景况。“前村深雪里，昨夜一枝开”又到了第二天的早晨，和狗一样喜欢弄雪的村童来报告村景了。诗人的诗句，也许不尽是在江南所写，而做这几句诗的诗人，也许不尽是江南人，但假了这几句诗来描写江南的雪景，岂不直截了当，比我这一枝愚劣的笔所写的散文更美丽得多？

窗外的天气晴朗得像晚秋一样；晴空的高爽，日光的洋溢，引诱得使你在房间里坐不住，空言不如实践，这一种无聊的杂文，我也不再想写下去了，还是拿起手杖，搁下纸笔，上湖上散散步罢！

（摘自《当代》公众号）

冬天向远方消逝

（图片来自网络）

雪止

□杨牧

雪止，四处一片寒凉
我自树林中回来
不忍踏过院子里的
神话与诗，兀自犹豫
在沉默的桥头站立
屋里有灯，仿佛也有
飘零的歌在缓缓游走
一盆腊梅低头凝视
凝视自己的疏影

我听见像腊梅的香气的声音
我听见翻书的声音
你的梦让我来解析，我自异乡回来

为你印证　晨昏气温的差距
若是　你还觉得冷　你不如把我
放进壁炉　为今年

一月四日日记

□　顾城

我用笔的木桨
去追赶时间的急流
尽管是那样地用力
还是被远远地抛在了后头
我那日记的小船
为什么比白云还要缓慢
因为它喜欢在遗忘的沙洲上停搁
或是在冥想的漩涡中打转
我没有任何办法
只好在航行的第四天靠岸

1965年1月1日

□约瑟夫·布罗茨基（美国）【娄自良　译】

星相家们会忘记你的地址
头顶上不再有星光
你像往昔那样，只能听见
风的嘶哑的呼啸
疲乏的双肩投下影子
你在躺下之前吹熄了蜡烛
因为日历预示着，我们
拥有的日子多于蜡烛

这是什么？忧伤？也许是吧，忧伤
非常熟悉的曲调
曲调在重复。随它吧
但愿以后还会重复
但愿这曲调也在午睡时响起
作为唇舌和眼睛的谢意
感谢有时迫使我们
向远处张望的那个人

默默地看着天花板
因为一条长袜显然是空的
你就明白，吝啬——只是
年纪老迈的保障
你就明白，相信奇迹为时已晚
于是抬头仰望天空
蓦地觉得，自己，是心地纯洁的天才

冬天的对话

□戈麦

想起冬末我们
在故乡的酒店中，躲避风寒

潮湿的窗外，冬天向远方消逝成规则的布景
想起雪水里那些白色的静兽
黑色的绸带默默无息，季节停止流动
想起我们共同完成的雕像，早已化为乌有

明静的阳光中，任何预期，都没有发生
最后一滴冬意，从唇边滴落杯中

（摘自《北京文学》公众号）

读懂颜真卿

□　张生勤

在历史洪流里，那些散发着智慧和德行光辉的人物，犹如夜空中的星，照亮人们的心灵和前行之路。唐代书法家颜真卿，就是其一。千百年来，颜真卿的书法为历代书家所推崇，颜体是学习书法的重要启蒙字体，“颜体字”在书法国展上的热度也不断攀升。读懂颜体，读懂颜真卿，也就读懂了书法中生命、艺术、风骨与时代的交响乐章。

回望中国书法史，王羲之和颜真卿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两座高峰。颜真卿之所以能成为反映唐代书法巅峰成就的代表性书法家之一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开辟了一种新的书法审美意境。唐初，满朝上下以“二王”书法为尚，崇尚挺秀俊美之风。颜真卿在继承“二王”书法艺术基础上不断寻求变化，汲取碑刻营养，成功将篆籀笔法、外拓笔法运用于书法创作，开创了雄浑厚重、大气磅礴的楷书审美范式，后人称之为“颜体”。这种正大气象与盛唐雄风相契合，树立了唐代楷书典范。宋代苏轼评价：“颜鲁公书雄秀独出，一变古法，如杜子美诗，格力天纵，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……”宋代朱长文也评价其书法“点如坠石，画如夏云，钩如屈金，戈如发弩，纵横有象，低昂有态，自羲、献以来，未有如公者也”。

颜体集唐代法度之大成，方正端庄、稳健厚重，既适用于当时官场文书，也便于题署书丹，书写大字，具有很强的实用性。颜体看似平稳却内含乾坤。在人生不同阶段，颜真卿有着不同的书写目的，其楷书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。像其早期代表作品《多宝塔碑》，以法度严谨、端庄秀丽著称；后期代表作品《颜氏家庙碑》则笔法丰富多变，将篆书、隶书、楷书笔法熔为一炉，笔力沉雄劲健，笔画骨肉丰腴，呈现出“人书俱老”之境。颜真卿的书法理念和创新精神，正是当代书家应深研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“书如其人”，书品与人品的统一，在颜真卿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，也成为他备受后世推崇的另一个主要原因。他的书法，不仅注重外在形态的雄浑，更追求内在精神气韵的淳厚。读他的作品，能够明显感受到饱满的笔画间流露出坚韧不拔的力量感。这种力量感恰是颜真卿磊落不群的人格修为的显现，与古代士人精神中的“内圣外王”理念高度契合。因此，颜真卿的书法又被誉为“中正之笔”。宋代欧阳修评价道：“余谓鲁公书如忠臣烈士，道德君子，其端严尊重，人初见而畏之，然愈久而愈可爱也。”其人格气节与端严浑厚的颜体相得益彰，铸就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丰碑，也对后世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。明清时期的书法家傅山、刘墉、伊秉绶、何绍基等均在学习颜体技法的同时，传承了其内外兼修的士子精神。

以书明志、以书寄情，是颜真卿书法的另一特点。颜真卿以情入书，实现了技法与情感的完美融合。像被誉为“天下第二行书”的《祭侄文稿》，是颜真卿为在安史之乱中以身殉国的侄子颜季明写的悼文，不仅体现了其厚重的书法功底，更流露出他深沉的家国情怀和悲壮的情感。全书共23行234字，字字血泪、至刚至烈。在书写过程中，颜真卿的笔触时而凝重，时而奔放，将内心的情感淋漓尽致地挥洒在纸面上，字间行气随情而变，随处可见其悲愤激荡的心绪，使作品呈现出生动多变的面貌。今天，重读《祭侄文稿》，能够真切感受到颜真卿震撼人心的笔触与感人肺腑的情感，感受到书法艺术所蕴含的情感力度、历史厚度和文化温度。

书体与创新、书品与人品、文化内核与时代气象，共同构成颜真卿书法的价值与意义。期待更多的人能够读懂颜体，读懂颜真卿，继承和发扬他的艺术精神，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特色与民族风骨的优秀书法作品。

（摘自2024年12月29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喜悦本身就是路

□　张二冬

01

三四月绿得很快，日新月异。植物苏醒的顺序不等，不记得最早的是谁，只知道合欢树最晚。

初春的颜色很丰富了，层次分明，而且很甜，透明度都很高。月初，把房前的地翻了一遍，打算把菜地开到离院子近点，方便浇水什么的。附近河沟边还有很多萱草发了出来，挖了几株栽院子里，栽到了门口那棵合欢树下，古人说“合欢蠲忿，萱草忘忧”。到时试试。

种菜不易，山麂太多，还有野猪，都需要提防，所以又搭了个狗窝。下个月菜种上后，就必须得挑一位看菜地了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

整个四月都没写东西，都在玩了，种菜、扎篱笆、养草、吃喝、出去玩、倒腾院子，挺开心的。又栽了不少树，算是这个春天最开心的事。栽了两棵樱桃树，长挺快的，五年之后就可以坐在树上吃果子了；给门前栽了一棵因村民多年砍柴而矮化的老槐树，很难得，精心照料了。想象下，面对一棵跟我身高差不多的老槐树，开满槐花，该是多么大的馈赠啊。

大门楼旁边又栽了棵石榴树，本来拿不定主意，只是觉得大门墙角处，应该有根线条，丰富门楼的节奏，后来遇到棵石榴树，就给移了过来。栽好才发现，比想象中的还好看，石榴树的颜色和粗糙的枝干，与土墙的粗粝感绝配。而且石榴树还会结果子，作为秋天的意象，挂在树上，像这个季节挂满枝头的柿子一样，都是精神食粮，看看就满足了。

老院的刺柏我养三年了，不舍得遗弃，也给扛回来了，栽到了门楼的另一边。月底下了几场雨，天一晴，趁着泥土松软，把篱笆也扎了下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万物生的季节，总是很冲动，每天捯饬院子，安排了很多活，修修改改。

前天在朋友圈看到一句话，电影台词的截图，说“没有通向喜悦之路，喜悦本身就是路”。翻地种草、移花栽树、挖水池，确实都是很折腾的事，但我总是在这种事情上，乐此不疲。可能折腾的时候，带着憧憬吧，像创作，每完成一笔都很快乐。像斜倚着大门口的石榴树，栽好后我看着它，和我的院子相映生辉，太美了，那一刻就觉得拥有了旅行中看到壮景的快乐。多好啊，当下的快乐，就是快乐的当下，或者说，当下的喜悦，就是人生的喜悦，人生的喜悦只要足够多，就是喜悦的人生了。

喜悦本身就是路。

02

好久没抬头注意过天窗了，这几天，空气又蓝又透明，非常有凝聚力，频繁让人凝注。

前段时间在想一个话题，就是我们都知道“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就是生命本身”这个命题，所以才会感动或感慨于当下。但我发现很多人说到“活在当下”时，却并没有理解当下是什么。大多数人都以为当下，就是当下的美，此刻的快乐。所以活在当下，就成了“珍惜此刻的享乐”，但美和好，欢愉和快乐，都只是当下的一个面啊，丑和苦，疼和求不得，不也是当下嘛。所以在我看来，当我们感动或感慨于当下的时候，那个当下啊，其实并非当下的感受和情绪，而是对自身于当下存在着的觉知和观照。只有这个时候才会发现，甜和疼一样都是有层次的，热恋、失恋、欢愉、绝望，都是滋养。就像光、高处、孤独和痛苦都能让人观照到自己的存在，所以凝注时，有极大的安定感和真实感，是很敞亮，很治愈的。

只不过大多时候，我们都只能被那种由特定环境带来的镜子给照亮，很少有人能在乏味的、拥挤的、阴郁的环境里，也同时保持觉知和观照的能力。凡事发生必将有利于“我”，所以在我仅有的少数阅读经验里，诗的地位是很高的，诗人写诗，在我看来，就是在捕捉当下的觉知，并且以文本的形式观看，写诗就是在训练、保持着对一切存在的纤细敏锐的感受力。

03

在都市里，吃饱喝足，逛累了，也没什么电影想看时，躺在酒店里，就会蹦出一个词：虚度。在城市里，如果没有工作，也没有什么追求或情感的寄托，就会有种坐吃等死的虚度感。虽然我没那个条件，但可以想象，财务自由也很考验人。财务自由后面临的首要问题，就是自我实现或者价值寄托，要不就是不停地找乐子，满足各种肉体、灵魂的贪嗔痴，主动安排一些可有可无的事，让自己每天都有点儿事做，否则一停下来，就会感到虚无。

想起陈忠实说自己写完《白鹿原》的那个下午，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画上后，突然产生了一种非常茫然的感觉，看着桌子上刚刚写完的堆积的一堆稿纸，自己都不相信竟然给它写完了。陈忠实说，腊月里头啊，最冷的时候，顺着那个河堤，我走了七八华里远，一直走到河堤头上，周围村庄都没有了，在黑暗中，坐在河堤上抽烟。那一刻，总觉得这个心里头，有什么东西憋着。抽烟的瞬间，突然看到脚下，那密密麻麻、茸茸的一层干枯的草，我就想着，把河堤上的草都点着了。那个夜风一吹，火顺着河堤是呼呼地烧了过去，我感觉特别好。

火燃烧着，风吹着火，草叶烧得噼里啪啦，非常畅快。然后回到家，我就把家里所有房间的灯全都打开，把秦腔的磁带声量放到最大，慷慨激昂悲壮的声音，半个村子都能听见，结果左邻右舍就来了两个人，说你今晚上怎么了？我就很高兴地说，我把一部小说写完了！你们都不要走，咱们在这喝酒！于是我就把家里仅有的肉都弄出来，自己凑合两个菜，和那些小伙子喝，然后就睡觉。

（摘自《借山十年》　中信出版社）

地址：陇南市行政中心C1大楼（广电大厦）　邮政编码：746000　联系电话：0939-5910998（传真）　广告热线：0939-8213340　副刊投稿邮箱：lnrbsfk@163.com　印刷：天水新华印刷厂　本版编辑　赵　芸　校审　赵晋文